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慈禧

(上)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 成思远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字

印 张: 518.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 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录



第一章	宫中贵人	(1)
第二章	肃顺弄权	(41)
第三章	辛酉政变	(56)
第四章	二后临朝	(109)
第五章	兔死狗烹	(135)
第六章	安德海之死	(178)
第七章	李莲英得宠	(209)



第一章 宫中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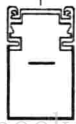
一

这是咸丰二年初夏的一天。紫禁城内的寿康宫香气缭绕，大红灯笼高高挂起。蓝天白云，风和日暖，数十名浓妆艳抹的旗女带着窘促不安的神态规规矩矩地立在宫前。几名身着紫衣的太监神气活现地在阶前走动。他们以傲慢的眼光扫视着眼前这些国色天香的美女，不时地吆喝她们站好站正。若干个久待而乏的少女不由地打起了呵欠，于是招来一阵责骂：“圣驾将到，不许叹息！”

这是大清咸丰皇帝挑选秀女的时刻。自然需要严肃。后来变成西太后的兰儿此刻就站在这待选秀女的行列中，诚惶诚恐。她偷偷瞥了一眼周围的旗女们，发现她们一个个面容姣好，艳若桃花，竟与天生丽质的她不相上下，顿时忐忑不安起来。而她望着眼前的金銮宝殿，如在梦中，于是不由得暗自祈祷：“皇天厚土，就让兰儿成为宫中的娘娘吧！”

往事如烟。兰儿今年年方二八，此时青春当年，应如刚刚开放的牡丹。然而兰儿却仿佛历尽沧桑。这十六年的人生饱尝了人间清寒和世态炎凉。这十六年的时光寡淡如水。兰儿回首往事，不禁凄然。但愿这跨入金銮宝殿的时刻就是她走向荣华富贵的开始，让凄凉寡味的岁月随风而去。

公元十七世纪，满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于中国东北，征服满洲各部。满洲人自此不可一世。继尔他们突进中原，统治汉人，建立泱泱大清帝国。满洲旗人自始成为中国的上等国民。爱新





觉罗姓是努尔哈赤的支脉，叶赫那拉姓虽有被努力尔哈赤征服的恩怨，但阁清圣祖皇太极却是太祖贵妃叶赫那拉氏所出。此后叶赫那拉姓也总是与皇族结成亲缘。应当说，叶赫那拉姓与爱新觉罗姓一样，都是旗人中的贵族。

兰儿便是叶赫那拉姓的后代。她的父亲惠征属于叶赫那拉族系。然而，正如上古某个圣贤所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叶赫那拉姓的旗人虽然都顶着贵族后裔的名声，但并非人人都飞黄腾达。惠征本人便是落拓不堪。他的祖上曾经显赫一时，并获了一个承恩公的世袭爵位。每年能从官府白吃白拿许多钱粮，并且也因有一官半职得到诸多好处，但是到了惠征这一代，昔日的荣华去若黄鹤，日子清贫的很。要不是承袭了祖上爵位，每年能到官府领到若干柴米，全家真该喝西北风了。惠征别无所长，出去做事，只捞着笔帖式的差使，帮官府打杂，收入微薄。这个时候，夫人又接二连三地生出孩子，先是大女儿兰儿，接着便是儿子桂祥，小女儿蓉儿。一家五口，全都穿衣吃饭，惠征东挪西借，狼狈不堪。

兰儿出生那年是1835年。那时大清王朝还没有彻底露出末世的光景。京城旗人大多还过得逍遥自在，看戏、遛鸟，宛如富贵闲人。象惠征这样寒怆的光景不太多见。兰儿渐渐长大，初识人事。常随小哥哥上街游玩，见富贵人家的孩子穿着绸缎，在街上趾高气扬，随手可买各种可口的零食，不由的感到羡慕和委屈。回到家中便问父母为什么人家的孩子穿得那么好，而她却穿着十分难看的蓝竹布大衫。惠征答不上来。看着女儿面容清洁俏丽，决非一般女孩可比。而她却不能满足她的简单的要求，真觉得无地自容。

惠征的丈人却非同一般，他在大官府做事，也有些势力。看着女儿和这样一个穷光蛋生活在一起，于心不忍。回到家里对太太说：“该拉女婿一把了。”官场上的人，有的是门子和路子，不久，便为惠征谋得了一个外放安徽芜湖海关道候补道员的职



务。海关道道员可是个肥缺，随便在一两个船主身上抹一把，便能富得流油。寒酸已久的惠征接到上谕后不由得唱了几句京剧。他把兰儿从地上高高举起：“阿玛要时来运转了！”

惠征带着家眷南下，到芜湖上任。芜湖风景秀丽，西门外是大江口岸，沿江茶馆酒肆，密密码码，歌楼戏台，热闹非凡。道员是海关的门神，处处得到抬举。兰儿终于过上了富贵的日子。父亲有的是钱，兰儿喜欢听戏。于是惠征就带着丫头小厮陪兰儿听戏。戏馆老板见是道员的女孩，格外巴结，演员们见她伶俐，不免奉承。时间一长，她跟演员们混得烂熟，并学会了不少的昆曲和京剧，唱起来字正腔圆。兰儿嘴馋，对街头小吃最感兴趣，惠征就从衙门里找两个亲兵，天天护着小姐，到处吃喝游玩。兰儿已经懂事。这非同以往的生活让她觉得这世界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兰儿禀性不凡，对针黹女红毫无兴趣。对戏园书场的古今故事却十分在意。她在那里知道了女人也有可能飞黄腾达。对赵飞燕，杨贵妃、武则天的故事记得滥熟。这些故事告诉她，女人只要长成天香国色，聪明乖巧，一朝选在君子侧，那可真不得了。她搬来镜子，照照自己，看不出她哪块有毛病，心里微微一动。一天，她无意中对父亲谈古论今，并说：“我要是成了这样的女流，那咱们家可就永远富贵平安了。”

惠征对这番奇谈不以为然，他赶紧驳斥女儿：“这是天子皇家的事情，你不懂，不要多说，阿玛我如今也算有脸面的人，少不了你的吃穿，你好好守女人的本分，不要乱想！”

然而，惠征偏偏属于那种命运不济的人。多年穷困让他觉出了金钱的重要。上任后见钱来得顺手，竟贪婪起来，暗中红包一概笑纳，就是明里的搜刮，他也敢做。可是，大清帝国，贪官无数，逍遥法外者不可胜数，小道员惠征却不能幸免。第一年就有人多次告发，那时，他的丈人还在京城做大官，向吏部熟人打个招呼，状纸便被压了下来。但第二年，晦气的事情却不断出现，



有一次他扣住了一只坐船船，硬说船主带了私货，敲了三千两银子方才放行。谁知这次摸的是老虎屁股，船主竟是一位姓江的御史。御史不动声色地交了钱。但到了京城就狠狠参了惠征一本。而惠征的老丈人此时已经亡故，朝中无人。没多久，一道上谕下来，生硬把惠征的道员免掉了。

日子又回到了从前。这一天，惠征苍老许多，脱去官服，无精打采地回到家中，坐在饭桌旁不动筷子，也不说话。全家人惊讶不已。佟倩氏婉言追问：“身体不舒服吗？”

“不是。”

“跟人拌嘴了吗！”

“不是。”

“那到底怎么啦？你看孩子们也都不敢吃饭了。”

惠征这才注意了四周，发现几个孩子都惊愕地张着嘴巴。于是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

“今天接到上谕，把我的道员免了！”

全家人顿时惊叫起来，接下来便是嚎啕。佟倩氏无言抽泣，兰儿扑在父亲的怀中，哭得最伤心。她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意味着刚刚享受不久的被人抬举的荣华富贵的日子行将结束。她兰儿又要象在京城里那样穿着粗布衣裳可怜兮兮地走在街上。

“阿玛，我要能象宫中的后妃娘娘就好了，那样就谁也不敢得罪我们了。”兰儿在呜咽声中重复了以往说过的话。

惠征无心去说大话：“兰儿，我们现在落到这步，哪里还能想做皇亲国戚。以后的日子可要难了。兰儿，以后会遇到寒苦的日子，你已不小了，要有准备啊！”

“知道了，阿玛。”兰儿的声音纤弱无比。

惠征丢官，门前顿时人马冷落。他无心在芜湖住下去，便举家迁至安庆。而那个江御史还对他穷追猛打，要将他过去贪赃受贿的事全都抖出。惠征无奈，拿出私存的整万银子出去打点，才使风平浪静。然而名声已在官场传开，想谋事做竟无人敢要。



惠征在任上已习惯大手大脚花钱,这时候手中尚有银两,也就大方地花着,不到两年便囊空如洗,坐吃山空。只有借贷度日,后来竟然到了无处可典无处可贷的地步。一家人连吃尚不能周全,体面上的事便无从谈起。兰儿已是十三四岁的姑娘,一年俊似一年,但整日又是粗衣遮体,好不难过。常常在灶前烧饭的时候,顾影自怜地痛哭一场。

惠征近乎走投无路。此时县令吴棠正在任上。他原是惠征的同僚,私交较深,见惠征如此狼狈,时常接济,才使惠征度过难关。可是吴棠不久调任,留下一小笔钱后一去再无音讯。惠征陷入绝境,东挪西借,不胜悲苦。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终于卧在病床,一病不起。

惠征从秋病到夏,不见好转。兰儿帮母亲求医问药,郎中看了一眼便说是痼病,不可救药。惠征不久便一命呜呼。兰儿与母亲大哭一场。惊魂初定后,竟发现家中没有分文,无法操办棺木寿衣。佟倩氏当掉自己的首饰,仍无济于事。母女俩又是一场大哭。这时,几个旗人和邻居见惠征一家如此可怜,不免生出兔死狐悲之感,又见兰儿这样美貌伶俐的姑娘哭得如此凄惨,不禁怜悯起来。于是凑了若干银子,帮他们置了棺木,并雇定一舟,让她们扶灵回京。

一家人沿运河北上,千辛万苦才回到北京。惠征家原袭承恩公,在西池子胡同有御赐住宅。一家人在这里住下,安葬了惠征。此时孤儿寡母,有说不尽的凄苦。而兰儿如今却出落得风流俊俏,活生生的一个美人。左邻右舍无不羡慕,说她一定能找个富贵的婆家。兰儿此时却全无幻想。先前想做宫中娘娘的梦想风流云散。她的处境依然清寒,虽然左邻右舍时而接济,但那只能维持度日,她无钱买脂粉打扮,也无钱买绸缎让自己变得更加风流。更令兰儿可恨的是,她逛庙会上街,那些无赖泼皮见她长得漂亮,又是寒家女子,有时竟用恶言调戏。气得兰儿回到家中偷偷痛哭。



可是改变一个女人命运的时刻却就在此时悄然来临。两年前，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继位，集大清王朝的千秋大业于一身。然而这年轻的天子喜欢风流，好色如命。此时，太平军正大闹东南，官军连吃败仗。年轻皇帝懊恼不已，便把无法渲泄的烦恼倾泄于女人身上。他和两个宠妃难舍难分。每次临幸，都喝足春药，使他在女人身上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销魂时分。饱受甘露的宠妃也常情不自禁地向人夸耀她们醉心的体验。而被冷落的宫女却有人开始吃醋，偷偷设计将两位宠妃一一毒死。咸丰帝悲痛万分，情欲近乎变态。有时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就勒令宫女们跟他做爱。更可怕的是，他竟敢违背不纳汉女的祖制，对汉女的三寸金莲津津乐道。善解主事意图的太监便不时将美貌的汉女带入圆明园，供皇帝玩乐。皇帝甚至丢下皇后不管，专和汉女厮混。皇上说：“汉女真让朕回味无穷啊！”太监们更加紧搜罗，居然弄来了四个江南美人，皇上不胜欢喜，特意赐了四个名字：杏花春，陀罗春，海棠春，牡丹春，藏在圆明园中。四春对皇帝百般妖娆。咸丰帝留连忘返，乐不思蜀。连国事也忘得一千二净。

天子的行迹让孝贞皇后心忧忡忡。这倒不是因为皇后吃醋。孝贞皇后是那种典型的谨守妇道的女人，她平和忠厚。皇帝花心，她不在乎。但此时已经乱了套，皇上见女人就要，醉生梦死。遥想当年，那些亡国之君不都是这等模样吗？而皇帝寻花问柳，目标频频变换，时至今日，还没为大清王朝贡献出一个龙子来。如此下去，大清江山会败在此君手中。孝贞皇后不寒而栗。她找到了康慈皇太妃，跪安之后，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并献上一计：

“娘娘，皇上现在的情景真让人不放心。臣妾虽为六宫之主，却又不能轻易去看管皇帝。皇帝既爱女色，不如索性下一道谕旨，在旗人中挑选秀女。说不定能挑几个美貌的秀女来，让皇帝收心，一则免难皇帝老和汉女厮混，二则说不定生下一个皇



子,沿了国家的血脉。不知娘娘意下如何?”

康慈皇太妃对咸丰帝备受至深。咸丰帝虽非康慈太妃所生,但咸丰帝生母皇太后驾崩得早,康慈太妃便视咸丰帝奕訢如同亲子。咸丰帝也因此对康慈太妃十分尊敬。道光帝驾崩后,咸丰帝便封她为康慈太妃。此时,康慈太妃听了孝贞皇后的一席话,更感孝贞皇后的贤淑,慈爱之心油然而生。不由地夸了起来:

“孩儿说得极是。皇上有你这样贤淑的皇后,终究不会误国。就按你说的办吧。”

孝贞皇后便把这层意思向皇帝说了,皇帝自知理亏,觉得孝贞皇后说得十分在理,点头同意。于是一张圣谕便发了出去。

圣谕说,因道光皇帝宾天,咸丰帝虽然继位,但居丧期间,不能违制续婚。改元两载,中宫尚虚。如今服丧已满,立妃选宫之事自应赶办。因此要求旗人按清制应旨,即凡四品以上的满蒙旗人的女子,年在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者,统可应选宫娥。而其中较优者,如得皇上满意,便可升为妃嫔。

圣谕贴在宫门钞上,即刻便传遍了千家万户。兰儿家境中衰,但毕竟是贵族之后,应属待选之例。但兰儿对此已失去热心,听到圣谕后并没有放在心上。而内务府的官员此时却四处奔波,正为给皇上寻找可心的秀女绞尽脑汁。一天,一位衙吏在胡同中遇上兰儿,见她长得美丽大方,不由地暗自惊叹:“这不就是皇上喜欢的那种美人吗?”于是登门拜访,见了佟倩氏便说:

“圣上在册封皇后,另须选秀女数十人。多少人都巴望着这等好事。许多人盼了一世都捞不着。你家闺女这等容颜,必得圣上满意。千万别错过良机。”

衙吏如此这般说得天化乱坠。兰儿怦然心动。衙吏说完后匆匆离去,到别的地方去传达圣意。这时兰儿突然跪在母亲的面前:



“母亲，我要去报名应选。”

佟倩氏中年丧夫，已备尝寡居的孤独。如今女儿刚刚长大，她想给她找一个可心的人家，日后常来常往，也算是享了天伦之乐。而应选宫女一旦选中，就意味着一去不回返。日子将更加寂寞。想到这一层，佟倩氏摇头了：

“孩儿，你年龄还小，不知道秀女人宫的苦处，听人说，秀女选入宫中就永远别想出来，连父母亲人都见不到。而且皇上有三宫六院，秀女在那里等于守活寡，日子难熬着呢。所以，好多旗员遇上选秀女的日子，有的出钱买免，有的设法隐瞒。而你竟敢主动去报名，真是自投苦海。还是找一个平凡人家，跟妈妈过日子吧！”

兰儿主意已定，斗胆争辩：“母亲，我看未必，众人的说法只是传说而已，谁也没有亲身经历。难道皇上的宫中就连平民的寒舍都不如吗？我看未必。历朝历代好多吃香的后宫娘娘原也是我们这样人家出身。我要入选说不定也有出头之日。咱家穷苦得很，没有别的门路可走。儿愿拼死出去，试一试咱家的运气。一旦中选，说不定他日交了好运，弟弟妹妹也能得到好处，也好多孝敬你老人家。儿主意已定，你就依了我吧！”

佟倩氏见兰儿如此坚决，不再阻拦：“这可是你自己的决定，日后有什么不顺，可不要怨我！”

这就算答应了。兰儿再拜母亲一次，然后便去报名。

内务府将兰儿的籍贯、年龄、住址、名字以及三代历史一一核准，一切无误。应选的日子不久就到。内务府差人先来报知。届期的那天，兰儿早早起床，仔细梳洗，照着镜子，见浓淡相宜，不禁生出了信心。妆罢，换上新衣，然后在堂前烧香磕头，拜别祖先。拜完祖先，再给母亲一拜。佟倩氏已忍不住，不禁痛哭起来。兰儿此时也生出一种生离死别之感，泪水哗哗流出。但想到今天非同寻常，转而抹去热泪，堆出笑脸安慰母亲：

“母亲不要伤心，孩儿去了选不中，还能回来，要是选中了，



将来也会有机会回来看母亲。再说孩儿这一去也不是到天涯海角，就在京城，和母亲近得很，您就当我一直在你身边吧！”

母亲停住哭声。兰儿嘱咐弟妹好好照顾母亲，然后决然上轿。一去不回头。

数刻之后，紫禁城就在眼前。部吏前来迎接，令兰儿下轿。到东华门，一位蓝顶小官将兰儿打量一番，然后翻开公案对证验照，发了一张出入凭证，就放兰儿入内。

在一位小太监的指引下，兰儿沿着玉石甬道前行。紫禁城内的风光与外面迥然不同。琼楼玉宇，珠光宝气。兰儿如入仙境。没想到红墙之内，竟有如此天堂般的去处。一墙之隔，竟隔出人间天上。兰儿不胜感慨。皇门禁地，能见一次就算足矣，如果一生都在这里风光，那就胜似神仙了。因此，当兰儿站在待选秀女的行列时，终生陪伴天子的渴望竟一发而不可收了。

二

寿康宫有的待选秀女们等了好久，终于盼到了圣驾光临。接近正午时分，一簇侍卫拥着一乘黄缎绣龙的玉辇，稳稳当当地向寿康宫走来。总太监大喊一声：“跪安！”这些已经调教的旗女们立刻跪伏在地，屏声静气，不敢抬头。等到太监请起时，玉辇已经不见，圣驾已入宫内。

挑选开始。总监念着姓名。旗女们一个接着一个进宫接受圣睹。兰儿排在后面，急不可奈。她见从宫中出来的旗女们或喜或忧，表情不一，自己的心也跳了起来，一如大考之前的书生。总监终于叫出叶赫那拉氏兰儿的名字。兰儿重振精神，迈着轻轻的步履拾阶而上走入宫中。

天子就在眼前，穿着龙袍很是威严地端坐着。不过除天子外，旁边还坐着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老太太，这便是康慈太妃。未允兰儿多看，总监便嘱咐跪安。一切都是事先教好的，轻车熟



路。兰儿恭恭敬敬地跪下，向万岁爷和太妃叩头问安。等到面谕时刻，她抬起头，壮着胆子大大方方地面对太妃和皇上。片刻之后，听见太妃说道：“此女长得一副福相。接着是皇上的话：“慈鉴自然不错。”皇帝使用御笔在兰儿的名了上圈了两个红圈。礼节过后，太监便引兰儿出宫，脸色和蔼，与先前大不相同。兰儿心里好一阵轻松：“我肯定被选中了。”

兰儿猜得不错。此次挑选，六十四名旗女中有二十八名入选，兰儿是其中的一个。昨日在寒门，今日上天堂。以后的日子将可是圣驾的恩宠，奴仆的抬举。荣华富贵如在手中。兰儿顿时想入非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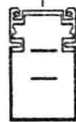
然而禁宫中的情景并不能逐兰儿的幻想。多日之后，兰儿才觉得这秀女宫娥的生活原来也是十分寂寞。天颜并非是想见就能见到。回想起母亲对宫中生活的告诫，兰儿觉得母亲的话似乎是对的。兰儿中选之后，由太监领入别宫，总监再按上面的意思分配，将她派至坤宁宫。坤宁宫本是皇后的居所。咸丰帝的第一个皇后孝和睿皇后曾住在这里。但道光二十九年，皇后病逝，坤宁宫便寂静了许久。孝贞皇后立后时，这里才再度热闹起来。但兰儿与这皇后的宝座尚无缘分。她来此处只当差，也就是说，她得为奉侍皇后而跑前跑后。尽管如此，兰儿还是盼着皇上光临，能在与皇后会面时一睹她兰儿的风采。因而跑前跑后，殷勤奉职。日子一天天地流逝，皇帝却不曾露面。兰儿顿觉得兴味索然。她才觉出尽管她身在宫中，但与天子的距离与宫外一样遥远。兰儿似乎认识了什么是皇上，什么是宫中。皇上可以临一切女人，宫中的美女不尽其数，她兰儿只是其中之一。宫女的天职是为皇上侍寝。但皇上的恩泽未必施及每一个人。一切全靠机会、运气和福分。美女林立的宫中，冷落个把个宫女不足为奇。就连皇后娘娘不也是日复一日地独守空房吗？她兰儿又算得了什么。兰儿有些灰心。她真想放开嗓门唱一曲京剧，可是宫中禁令，容不得宫女喊叫打闹，唱歌更不用说了。此



时正是夏天，宫墙内绿荫密布，生机勃勃，夏虫在嘶叫中调情，群鸟在宫中追逐。唯独兰儿，为那个难以企及的幻想发愁。一日，她坐在室中叹息，此时一对苍蝇飞进，在室中绕行，然后轻轻落在墙上竟如人间男女一样卿卿我我，兰儿怒不可遏，操起拍子将其置于死地。但愁绪依然随着时光子增长。时间在寂寞中被拉长。兰儿又想起了母亲的告诫，想起家中无拘束的快乐。不禁潸然泪下。

皇上此时却不知道宫中还有一位俏丽佳人为他而倍受煎熬。皇上依然对旗女缺少兴趣，他坚持认为旗人中无好女，汉女的柔媚，汉女的多情，远非旗女可比。此次挑选秀女，只是迫于太妃的压力，应付差使。因而在寿康宫他有些心不在焉。就连兰儿这样才色双全的旗女也未曾特别注意。只要太妃如意他就点头。事完之后，圆明园中的汉女四春又牵动他的心旌，家花不如野花香。尽管新来的旗女也算是天下独秀，但他依然舍近求远。匆匆退朝后，便乘着御辇奔向圆明园。四春轮流侍候。皆是小脚。皇帝对小脚格外钟爱，每次临幸，都要捧起那纤嫩的金莲轻轻抚摸，把玩不已。“这比旗女的天足有意思多了。”皇上激动地对他的美人说。于是，宫中被冷落，渴望恩宠的兰儿的希望天天落空。寂寞之余，兰儿拿出体己银两送给知道皇帝行踪的小太监，向他探听消息。小太监在一个角落偷偷向她耳语了几句，说出皇上在何处销魂。兰儿顿时义愤填胸，暗自诅咒这些夺去她圣恩的汉女：“小妖精们！有朝一日我有出头之日，我要将你们千刀万剐！”

女人常常是执着的。有些女人一旦选中了目标，就会比男人更加锲而不舍。兰儿就是这样的女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一阵失魂落魄之后，兰儿重新想着自己，想着自己到这宫里来是干什么的。她在床上焦灼地想着见到皇上的法子。无奈她对宫中章法知之甚少，常常想到夜深人静也无计可施。于是她又想起了小太监。接过兰儿的银子之后，小太监向他说出秘诀：





“皇上虽然很少临幸，但终归还是会到这里临幸的。可是以你现在的身份，很难直接面见皇上。隔着皇后呢！皇上来此宠幸的是皇后，不是别人。娘子要近天颜，得先到皇后身边去，让皇上有机会见到娘娘，那就不会枉屈了娘娘的玉颜。”

一句话茅塞顿开。但兰儿此时虽是在坤宁宫当差，却只是在外边行走。里边的事则有贴身的秀女或太监才可介入。孝贞皇后不喜欢使用太监。正巧皇后的妹妹也入选宫中，也在坤宁宫承值。皇后看重骨肉之情，便另眼相看，让妹妹陪伴自己，朝夕不离人称西宫娘娘。想到这一层，兰儿略感兴奋：“只要打通了西宫娘娘，不就可以到皇后身边了吗？”

兰儿活跃了。在宫中软言软语，笑口常开，无论太监宫女，见面都十分谦和，招人喜欢。对于太后的妹妹，她有几分嫉妒，常称西宫娘娘，但见了面却异常亲昵。不问年龄先后，主动称对方姐姐。每次见面，不免要西宫娘娘多加关心：“姐姐，小妹对宫中礼节不甚熟悉，姐姐常在太后面前走动，知道得多，敬请多多指点。”

西宫娘娘自此和兰儿十分融洽，觉得她聪明娴淑，常在皇后面前提起。皇后见妹子这样高看，便惦记在心，若有好事，不免想到兰儿。兰儿便时常可到皇后寝室侍奉。皇后是厚道之人，拙于辞令。兰儿能言会说，太后听兰儿说话觉着舒坦，也喜欢上了兰儿。

一个夏天过去了，一个秋天又过去了，兰儿一切依旧。但恩遇却说来就来。那是冬天的一日，皇后到寿康宫向皇太妃请安，许久不见回来。宫中侍女都跟着去了，只留下兰儿看门。宫中静悄悄的，兰儿坐在一边想起宫中的日子，这么长的时间竟一无所获，心中略感悲苦。突然，外边传来太监尖利的叫声：“圣驾到！”

兰儿先吃一惊，接着又从容起来，赶紧持鬓整衣。天子便在眼前出现了。兰儿急忙向前，向皇上跪安：“奴婢兰儿向万岁爷



请安！”

兰儿说话，既有京腔的圆润，又有南音的清丽。咸丰帝见过无数美女，却无人能发出如此好听的声音。赶紧请起。等兰儿站起，皇帝的眼睛却盯着兰儿一切不动了。在皇帝看来，兰儿别有一番风韵。皓齿明眸，鬓发丰雍，这自然在一般宫女那里也能见到，但脸色上那股温中带冷的气象是以调穿男人的心扉。身材肯定窈窕，虽是冬天，身着臃肿的棉衣，但匀称的线条还是看出来的。皇上目不转睛，很少被男人凝视的兰儿便有些局促不安了，因为眼前的男人不是一般人，而是今日的天子。兰儿有些失措，一团红晕涌上双颊，两手也不知如何摆放。皇上这才发现自己也有些失态。正起身子，摆出了帝王的威严姿态问道：

“皇后安在？”

兰儿跪伏禀告：“皇后到太妃那里请安去了。”

皇帝松了一口气：“你且起来，不要跪了。”

兰儿谢过皇帝，站在一边，认真回答皇帝的问话。

皇帝问：“你到这里有多久了？”

兰儿答道：“沐恩承值已有半年。”

“这么说，你是本年入宫的啦？”

“本年五月，奉诏入选。”

“朕却有点记不得了。”

“奴婢见过天颜。皇上政事繁忙，天天想国家的事儿，记不得奴婢也是应该的。”

皇上听了很高兴，接着提问：“你今年年方几何？”

“告万岁爷，奴婢今年一十六岁。”

“父母安康吗？”

“家父过世三年，母亲尚在。”

“你父亲先前在何处做官。”

“父亲惠征，蒙先帝恩情，分发安徽做道员。”

“这么说，你也是随同前往喽？”